



丸

服部文庫  
117  
86  
8





琅邪代醉編卷之二十三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蒼梧楊際會士遇父校

彝鼎

三代彝器其存至今者人皆寶為奇玩然自春秋以來  
固重之矣經傳所記取郟大鼎于宋魯以吳壽夢之鼎  
賄荀偃晉賜子產莒之二方鼎齊賂晉以紀甗玉磬徐  
賂齊以甲父之鼎鄭賂晉以襄鍾衛欲以文之舒鼎定  
之罈鑑納魯侯樂毅為燕破齊祭器設於寧臺大呂陳  
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是已



鍾鼎銘識

洪适曰三代鍾鼎彝器存於今者其間欸識唯眉壽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之語差可辨認餘多茫昧難讀談者以爲古文質朴三盤五誥雖詰曲聳牙尚可精求其義自武王周書諸銘外其見於經傳者如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諛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正考父鼎銘曰一命而偻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饁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臬氏量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旣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祭射侯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玉所故抗而射女衛禮至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孔悝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陽卽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嗜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扶風美陽鼎銘曰王命尸臣官此柁邑賜爾旂鸞黼黻琫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此諸銘未嘗不粲然何爲傳於今者無緒乃爾漢去周末遠武宣以來郡國每獲



一鼎至於薦告宗廟群臣上壽竇憲出征南單于遺以古鼎容五斗其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蓋以其難得故也今世去漢千年而器寶之出不可勝計又為不可曉已○思竊謂宣和時好古殊甚故其所得不暇詳攷即以鼎言如得鼎始鼎趨鼎公誠斂氏師毀之類但取其奇豈計其實昔齊伐魯取魯鼎魯人以贖鼎與之齊人曰必以柳下惠之言為信魯人請於柳下惠惠曰何不以真者與之曰吾所愛也惠曰吾亦愛吾鼎由此觀之鼎之真贗當時已難別矣况後世乎武帝獲汾陰寶鼎備禮迎享至於改元宣帝

獲美陽鼎下群臣議張敞紉之鼎亦有遇不遇哉○論文註諸侯射猴熊豕虎犬夫射麋麋惑也士射鹿豕為田除害也祝曰母若不寧侯不朝於王所故仇而射女也大戴禮投壺篇曰嗟爾不定侯為爾不朝於王所故亢而射女強食食爾曾孫侯氏百福考工記梓人曰惟若寧侯母或若女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貽女曾孫諸侯百福記各不同惟梓人為全文也併錄於此

汾陽鼎銘吾丘壽王之所識也其文曰壽考天地百祥鎮付山伏其靈海伏其異其下又別有銘或浮或沉皆



古人復篆見虞荔鼎錄然其文頗不古雅

美陽鼎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拘邑賜以旂鸞黼黻  
琕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顯休命張敞曰  
臣愚不足以迹古文竊以傳記言之此鼎殆周之所以  
褒賜大臣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臧之於宮廟也昔寶  
鼎之出於汾睢也河東大守以聞詔曰朕巡祭后土祈  
為百姓蒙豐年今穀噉未報鼎焉為出哉博問耆老意  
舊臧與誠欲考得事實也有司驗睢上非舊臧處鼎大  
八尺一寸高三尺六寸殊異於衆鼎今此鼎細小又有  
款識不宜薦見於宗廟

前漢郊祀志注尸主也款刻也識記也

九鼎

虞夏之盛遠方皆至使九牧貢九金鑄九鼎於荆山之  
下於昆吾氏之墟白若甘讒之地圖其山川奇怪百物  
而為之備使人知神姦不逢其害以定其祥鼎成三足  
而方不燹而自沸不舉而自藏不遷而自行見虞荔鼎錄序  
讒鼎之銘服氏注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一  
云禹鑄九鼎甘讒之地故曰讒鼎正義謂二說無據王  
伯厚曰考韓子說林曰齊伐魯索讒鼎魯以其贖往齊  
人曰贖也曾人曰真也齊曰使樂正子春來吾將聽子  
新序呂氏春秋皆曰岑鼎二字音相近然則讒鼎魯鼎



也明堂位曾有崇鼎服注不為無據但贗鼎之說左傳以為柳下惠韓子作樂正子春未知孰是

貞元八年吳明國貢常燃鼎量容三斗光潔類玉其色純紫每脩飲食不熾火而自熟香潔異常又食之令人反老杜陽編

古字

毛伯敦祝下一字劉原父以為鄭曰文武時毛叔鄭也而呂與叔以為邾簠銘中上一字歐陽公以為張曰宣王時張仲也而與叔以為鉅周義敦伯下一字歐陽公以為罔曰穆王時伯罔也而與叔以為百王應麟曰古

文難考幾於郢書燕說

博古圖晉姜鼎銘用靳綽綽眉壽伯碩父鼎銘用祈丐百祿眉壽綽綽孟姜敦銘綽綽眉壽石湖云似是古人祝延常語按漢書安世房中歌云克綽永福顏氏注綽緩也亦謂延長

犧尊

劉沓於沈約坐語及宗廟犧尊事約曰鄭玄答張逸謂為畫鳳尾婆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沓曰此言未必安古者樽彝皆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納酒魏魯郡得齊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作犧牛形晉曹疑於青



五牙仁酉紀 卷之三十三 五  
州發齊景公墓得二尊形亦為牛象皆古遺器知非虛也

碑

楊用修曰唐李邕書雲麾將軍碑已斷裂在蒲城縣正德中劉遠夫御史謫為蒲城簿訪出以鐵束錮之復為完物饒州薦福寺碑為雷所擊而碎近日好古者取其碎裂合而卧樹之猶可摹印簡西巒為予言親見許予摹寄一本尚未獲也以二事占之古碑似有神物護持

劍

古劍有鐵有銅山海經云昆吾之山上多赤銅郭璞曰此山出名銅色赤如火以之作刀切玉如泥周穆王時西戎獻之尸子所謂昆吾之劍也按越絕書薛燭對越王曰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技巧造為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盧二曰純鈎三曰勝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又楚王令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子干將使作鐵劍二人乃鑿茨山洩其溪取鐵精作為鐵劍三一曰龍淵二曰太阿三曰工布又吳越春秋吳王請干將鑄名劍二千將采五山之鐵精六合之金英鑄名劍二一曰干將二曰莫耶由此觀之昆吾之劍及純鈎湛盧五劍銅劍也干將莫耶龍



淵太阿工布鐵劍也汲冢中得銅劍一枚長三尺五寸  
郭璞曰乃今所名爲干將者也余謂干將自是鐵劍此  
豈歐冶所鑄五劍中之一耶若干將則張茂先時乃出  
豐城

有農夫耕地得劍磨洗適市值賈胡售以百千未可至  
百萬約來旦取之夜歸語妻子此何異而價如是庭中  
有石偶以劍指之立碎詰旦胡人載鏹至一見嘆叱不  
復買農夫苦問之曰此是破山劍唯可一用吾欲持之  
破寶山耳今劍光已盡矣農夫惋恨旬月

廣異記

杜詩云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蕃劍詩也世傳虎立  
常有劍氣狀如虎延津劍躍化爲龍也晉元康三年武  
庫火咸見漢高祖斬白蛇劍穿屋壁飛去許真人旌陽  
有蛟害人投劍斬之至唐復出魚者網而獲之又武勝  
之知靜江縣事忽於灘中見雷公踐微雲逐一小蛇勝  
之以石投焉得一銅劍有文曰許旌陽斬蛟第三劍云  
顛頊有曳影之劍騰空而舒若四方有兵此劍則飛起  
指其方則剋伐未用之時常于匣裏如龍虎之吟拾遺記  
烈士傳眉間尺者眉間濶一尺楚人莫邪之子楚王夫  
人嘗于夏納涼而抱鐵柱心有所感遂懷孕產一鐵王  
命莫邪鑄爲雙劍三年乃成劍一雌一雄莫邪留雄而



以雌進劍在匣中常鳴王問群臣曰鳴者雌憶其雄也  
王怒收莫邪殺之眉間尺因殺楚王

建中二年火林國貢火精劍其國有方山數百里出神  
鐵其山有瘴毒不可輕為採取若中國之君有道神鐵  
卽自流溢鍊之爲劍光如電切金玉如泥以朽木磨之  
則生煙焰以金石擊之則火光流起德宗欲幸奉天以  
劍斫檻上鐵後猊應手而碎又乘輿過夜侍從皆見上  
仗數尺光明即火光劍也劍匣琥珀爲之行在有裨將  
爲流矢所中上碎琥珀匣賜焉近臣惜之上曰戰士有  
瘡如朕瘡也昔太宗剪鬚以付英公朕以人爲寶豈以

劍匣爲寶聞者莫不感悅

杜陽雜編

### 鏡

黃山谷曰余家有古鏡背銘云漢有善銅出丹陽取爲  
鏡清如明左龍右虎補之不知丹陽何語問東坡亦不  
解後見神僊若名隱訣云銅一名丹陽又一銘云尚方  
作鏡真大巧上有僊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饑食棗浮雲  
天下散四海壽如金石佳且好東坡云清如明如而也  
若左傳星隕如雨西京雜記云漢有方鏡廣四尺九寸  
高五尺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覆心面  
來則見腸胃五藏歷歷無礙人有疾病在內則掩心照



之知人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始皇以  
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即殺之余又有一鏡云蔡氏作鏡  
佳且好明而日月世少有刻治六官悉皆在長保二親  
利子孫傳之後世樂無極大鼻鼻上有八篆文中有魯  
國二字可識奇古如鍾鼎樣亦深入字惟背上者突出  
又見一鏡背花妙麗又有真字飛霜四篆字鏡名耶或  
人名耶不可得而辨

長安任中宣家素蓄寶鏡謂之飛精識者謂是三代物  
後有八字近篆籀云水銀飛精百鍊成鏡詢所得云商  
山樵者石下得之後忠宣南驚洞庭風浪洶然因泊舟  
夢一道士赤衣乘龍言此鏡乃水府至寶出世有期今  
當歸我持去夢回亟視匣中已失所在

龍城錄

何都巡出古鏡背龜鈕以蓮葉乘之左右彈琴僊人各  
一鳳皇對舞帶有銘云對鳳皇舞鑄黃金帶陰陽各有  
配日月恒相會白玉芙蓉匣翠羽瓊瑤帶同心人心相  
親照心照膽壽千春

西溪叢語

一鏡如鍾樣鼻有大環有隸字云一生有十口前牛無  
角後無口十三字下有一虎其字恐甲午字謎也  
宣帝被收係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采宛轉絲繩  
係身毒國寶鏡此鏡大如八銖錢照見妖魅佩之者為



天神所福故帝從危得濟及卽大位常以琥珀筭盛之  
緘以斜文錦西京雜記

天寶三載五月初五日楊州進水心鏡一面縱橫九寸  
青瑩耀日背有盤龍長三尺四寸五分勢如生動玄宗  
異之進鏡官楊州叅軍李才泰曰鑄鏡時有老人自稱  
曰龍名護有小童名玄冥至謂鏡匠呂暉曰老人解造  
真龍欲爲制之遂令玄冥入爐局閉戶牖三日夜門開  
呂暉等搜覓已失所在鏡爐前獲書曰盤龍盤龍隱於  
鏡中分時有象變化無窮興雲吐霧行雨生風唐記

鳳州志載遯跡山有郭家崖景德二年軍人楊起偶入

一洞穴穴中有石臺臺上置鏡與架一座鏡圍五寸背  
鑄水族回環有銘三十二字曰煉形神冶鑄質良工當  
看寫翠對臉傳紅如珠出匣似月停空倚牕繡幌俱涵  
影中方取鏡聞後有風雨聲急走出視之匣已朽而惟

鏡存矣

博物志補

周公謹云透光鏡其理有不可明者前輩傳記僅有沈  
存中筆談及之然其說亦穿鑿余在昔未始識之初見  
鮮于伯機一枚後見霍清夫家二枚最後見胡存齋者  
尤奇九對日映之背上之花盡在影中纖悉畢具麻知  
幾嘗賦此詩得名余嘗以他鏡視之或有見半身者或



不分明難得全體見者太平廣記第二百三十卷內載有度神鏡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盡入影內纖悉無失然則古亦罕見也

成化甲辰二月宿州農夫墾田遇古墓獲鏡及燈臺各一磨鏡照之見墓中人僵卧猶帶弓矢驚駭朴之於地又見農家室戶男女宛然以為怪物擲之不復顧獨携燈臺鬻于富室且談及鏡事其夜燈臺發光如晝富室以獻于官時蜀人萬本知州事得之大喜寄饋其族人大學士安安欲併得鏡以獻上乃移書索之甚亟本遂速繫農夫追索了不可得繫獄三年安去位始獲釋

大業八年四月一日太陽虧王度時在臺直晝卧廳閣覺日漸昏諸吏告以日蝕甚整衣時引鏡出自覺鏡亦昏昧無復光色俄而光彩出日亦漸明比及日復鏡亦精朗如故

有一胡僧行乞而至謂王勣曰檀越宅上每日常有碧光連日絳氣屬月此寶鏡氣也見之兩年矣今擇良日故欲一觀勣出之僧跪捧欣躍謂勣曰此鏡有數種靈相但以金膏塗之珠粉拭之舉以照日必影徹牆壁又曰但以金烟薰之玉水洗之復以金膏珠粉如法拭之



藏之泥中亦不晦矣胡僧遂不復見

王勣遊嵩山陟石梁坐玉壇屬日暮遇一嵌巖有一石  
堂可容三五人棲息止焉二更後有兩人一貌胡鬚眉  
皓而瘦稱山公一面潤白鬚眉長黑而髯稱毛生謂勣  
曰何人斯居也勣曰尋幽探穴訪奇者二人坐與勣談  
文徃徃有異義出於言外勣疑其精怪引手潛後開匣  
取紫珍照之光出而二人失聲俯伏髻者化爲龜胡者  
化爲猿

汴主人張琦家有女子患入夜哀痛之聲實不堪忍勣  
問其故病來已經年遂開鏡照之痛者曰戴冠郎被殺  
視其床下有雄雞死矣乃是主人七八歲老雞也  
度鏡名紫珍奇異多甚如遇程雄而鸚鵡化爲老狸留  
薛俠而寶劍伏其光彩若冰徹腑而龍駒之病已瘳似  
月澄湫而潁水之蛟爲灸種種靈效有難盡述姑存一  
二以見異

記事珠

開元中張說爲宰相有人惠說一珠紺色有光名曰記  
事珠或有闕忘之事則以手持弄此珠便覺心神開悟  
事無巨細渙然明曉一無所忘說祕而寶之

辟寒犀



開元二年冬至交趾國進犀一株色黃如金使者請以金盤置於殿中溫溫然有暖氣襲人上問其故使者對曰此辟寒犀也頃自隋文帝時本國曾進一株直至今日上甚悅厚賜之

龍皮扇

元寶家有一皮扇子製作甚質每暑月宴客即以此扇子置於坐前使新水灑之則颯然風生巡酒之間客有寒色遂命徹去明皇亦曾差中使去取看愛而不受帝曰此龍皮扇子也

夜明杖

隱士郭休有一柱杖色如朱染叩之則有聲每出處遇夜則此杖有光可照數十步之內登危陟險未嘗失足蓋杖之力焉開元天寶遺事

巨查

堯時有巨查浮於西海查上有光有星月查浮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名曰貫月查又曰掛星查羽仙棲息其上拾遺記

遊仙枕

龜茲國進奉枕一枚其色如碼礪溫溫如玉其製作甚樸素若枕之則十洲三島四海五湖盡在夢中所見帝



因立名為遊仙枕後賜與楊國忠

青磁碗

巴東下巖院主僧水際得一青磁碗携歸折花供佛前  
明日花滿其中更置少米經宿米亦滿碗錢及金銀皆  
然自是院中富盛院主年老一日過江懷中取碗擲於  
中流徒弟驚愕師曰吾死爾等寧能謹飭自守棄之不  
欲爾增罪戾也世果有此物乎院主之識高矣吳淑秘閣閒談

照世杯

國初帖木兒遣使奉表有欽仰聖心如照世杯之語或  
曰其國舊傳有杯光明洞徹照之可知世事故云世  
不此杯乎秦皇照膽之鏡當不虛矣

枕

偶武孟吳之太倉人也有詩名嘗為武岡州幕官因鑿  
渠得一瓦枕枕之間其中鳴鼓起擗一更至五更鼓聲  
次第更轉不差既聞鷄鳴亦至三唱而曉抵暮復然武  
孟以為鬼怪令碎之及見其中設機局以應夜氣識者  
謂為諸葛武侯鷄鳴枕也客座新聞

磬

潘陽吳令知靈璧縣朝廷定樂下縣造石磬磬成每泝  
汴進入輸約絲別一小河號成都稍徑或由此河載磬



以入則磬聲率不協律此理殆不可曉 泊宅編

### 指南車

李豫亨曰指南車舊傳周公所作越裳氏重譯來獻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駟車五乘皆為指南之制越裳氏載之周年而至其國秦漢其制無聞後漢張衡始復創造漢末其法不存魏明帝始令博士馬鈞造之晉亂又亡石虎使解飛姚興使令狐生又造宋武平關中得之其制如鼓車設木人於車上舉手指南車驟迴轉所指微差至齊祖冲之又造之今鹵簿中亦不復聞矣世所用惟術家鍼盤用水浮鍼視其所指以定南北近

吳越閩廣屢遭倭變倭舡尾率用旱鍼盤以辨海道中國得其制始多旱鍼盤但其鍼用磁石煮制氣過則不靈不若水鍼盤之細密也 推篷寤語

馬鎬曰大駕指南車起於黃帝及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皆迷四方於是乃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而即位故後漢恒建舊說云周公所作使越裳氏載之以南緣扶南林邑海際期年而至其國使大夫寔將送至國而還其始制車轄轄皆以鐵還至鐵亦銷盡以屬中車氏攻而載之常為先道示服遠人而正方

也 中華古今注



梅純曰金性趨南故針指南若火之上水之下皆出自  
然非有所使之也但他金體重每藉於物莫遂其自然  
故惟針可驗爾

### 記里鼓

郎瑛曰本朝嘗以記里鼓出題試士多有不知為何物  
者知者又不知始於何時何人創也近墨談以楊銑崖  
記里鼓賦數言通用之辭即以為制度又無時與人也  
殊不知唐元和間金忠義作宋天聖間內侍盧道隆又

造之

制見三朝志

又有候風地動儀漢張衡造

制見本傳水運渾

儀俯視圖亦衡造蓮花漏水秤天聖中燕肅造

列門指南車起於周公人所共知然漢張衡後魏郭  
明善燕肅俱嘗為之

制見魏列錄

又聞元有燈漏沙漏此則

不知何人所造制見何書因記里鼓併諸巧器拈出苟  
欲為者可考焉

七修

五輪沙漏北方水善水壺漏不下新安詹希元以沙代  
水人以為古未有也有五輪以機運之四輪皆側旋中

輪平旋

博物志補

### 釜

毛柱史鳳韶言平谷縣耕民得一釜以凉水沃之忽自  
沸以之炊飯即熟釜下有諸葛行窩字鄉民以為中有



寶物乃碎之其釜復層中有水火二字楊用脩曰瑞應圖曰丹甌不炊而自熟玉臯不汲而常滿近此類乎孔明之才執固後世之神禹周公也世所傳划車擊鷄鳴枕不一而足

### 碼碯硯

郎瑛曰春緒紀聞有人蓄碼碯大硯注水硯間則水中有一小鯽游泳可愛去水則無也夷堅誌載人有銅盆凡水注滿則雙鯽撥刺出水矣無水無之予未之信後杭醫朱某家造墳得土中二磁碗偶注酒於中則頃刻有綠苔浮滿酒中飲之又未嘗有物也又人有礪石盆架於天井中水滿則綠苔浮面去水則無與古人所載魚事相同不知此爲何等異寶七脩

### 青田壺

烏孫國有青田核莫知其木與實而核如五六升瓠空之盛水俄而成酒劉章曾得二焉集賓設之一核才盡一核又熟可供二十客名曰青田壺雞跖集

### 新豐

高祖少時嘗祭汾榆之社及移新豐亦還立焉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携路首各知其室放犬羊鷄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匠人胡寬所營也移者皆悅其



似而德之競加賞贈月餘累百金

西京雜記

### 千里舡

祖冲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為乃作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舡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子暉之亦有巧思當其詣微之時雷霆不能入常行遇徐勉以頭觸之勉呼乃覺

### 瑟

史承祖曰韓非子云齊宣王問巨倩曰儒者鼓瑟乎對曰不也瑟也者以小弦為大聲以大弦為小聲是細大易序貴賤易位儒者為害義故不能宣王曰善按曾論孔子取瑟曾點鼓瑟由之瑟皆言瑟而非乃設巨倩之辭以為儒者不能此所謂害道而無稽者或者曰六經兼言琴瑟孔門言瑟不及琴又何也曰示有先也亦猶六經兼言鳳皇論語言鳳而不及皇也世本伏羲作瑟黃帝作琴琴之作後於瑟又爾雅注疏瑟者登歌所用之樂器故先釋之琴為樂器通見詩書故此釋之詳此則先後之序見矣詩曰如鼓瑟琴鹿鳴首章曰鼓瑟吹笙其三章曰吹笙鼓琴琴固次於笙下禮記曰清廟之瑟朱弦疏越世本又謂瑟者潔也使人精潔於心淳一於行而尸子亦謂夫瑟賢者以其義鼓之雖有暴君為



之立變則尸子之審音過於非遠矣愚意古人告君各有所爲如齊宣好色外無親臣其於大小貴賤之序紊亂多矣故巨倩借瑟以砭之未可遽謂害道也然承祖以韓子賤瑟爲非而其言琴又謂次於笙下則又幾於賤琴矣舜歌南風未嘗吹笙詩人原無軒輕取其協韻焉耳

### 琴

姚令威曰伯聲一古琴中題云今雅大樂成文正音徽絃一泛山水俱深雷威斲歐陽詢書陝郊處士魏野家藏野嘗有詩云棊退難饒客琴生却問兒聲又過忘味云按忘味雷威琴名錢氏物也

篔簹谷隱士趙彥安一琴斲文奇古真蛇蚺也中題霧中山人莫曉也後得蜀郡草堂閑話云雷氏斲琴多在娥眉無爲霧中三山方知爲雷琴矣西溪叢語

### 玉管

高祖初入咸陽宮有玉管長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轉相次吹息不復見銘曰昭華之瑄

### 天璽

元后在家嘗有白鷺銜白石大如指墜后續筐中后取之石自剖爲二其中有文曰母天地后乃合之遂復還



合乃寶錄焉後為皇后嘗置璽笥中謂為天璽

瑪瑙盤

裴行儉有瑪瑙盤廣三尺文彩燦然軍吏趨跌觸盤碎之惶懼不自勝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豈故執何乃至

是王連

木仙

魯獻傲煌人巧伴造化嘗怨吳人殺其父於肅州城南作一木仙人舉手指吳地吳地大旱三年卜曰獻所為也齋物謝之獻為斷其一手其月吳中大雨西陽雜俎

九曲珠

小說云孔子得九曲珠欲穿不得遇二女教以塗脂於線使蟻通焉此與列子兩兒辯日事相似言聖人亦有所不知也珠孔本人所鑽世豈有九曲珠乎東坡祥符九曲觀燈詩金鼎轉丹光吐夜寶珠穿蟻鬧連宵陳簡齋瀑布泉詩九孔穿針可得過水蠶映日吐寒波皆用此事

萬年蛤不夜珠

真臘國進萬年蛤不夜珠光彩皆若月照人無妍醜皆美艷帝以蛤賜后以珠賜婕妤曰吾晝視后不若夜視之美且令人忽忽如失婕妤即并以不夜珠為后壽終



不道帝語趙后外傳

脉望

何諷嘗於書中得一髮捲規四寸許如環之無端用力絕之兩端滴水投於火作髮氣莫知其何物也後與方士言嘆曰君不見仙命也此名脉望靈魚三食神仙字則化於此夜持向天從規中望星星便立降可丹度世也西陽雜俎

古鏡

宗壽建之族子得一古鐵鏡下有篆文十二字忽照見一青衣小兒坐酒樓上令人訪之青衣隨至曰吾失此百年矣此神物也終當化去不若還我宗壽出而與之青衣剖腹納鏡而去小兒傳辟穀吐納之術外史

魚腹古鏡

元稹登黃鶴樓望江濱有光若星使人就視得一鯉剖之腹有古鏡二如錢大背有雙龍其口嘗吐光焉三小續水

承露鼎銘

宣帝甘露降於華山僊掌峰鑄鼎承露刻銘曰萬國伏貽長久鑄神鼎承天酒法帖釋文



琅邪代醉編卷之二十四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檇李盛萬年恭伯父校

靈寶經

靈寶經仙術也吳王伐石治宮而合石之中得紫文金簡之書不能讀使問仲尼曰赤雀銜書以置殿前不知其義故遠諮呈仲尼曰此乃靈方長年之法禹所服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今乃赤雀銜之殆天授也抱朴子

渭橋長乳



漢武帝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  
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侍中知我所來時張  
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人星  
見漢武故事○張寬一作倪綰

貳員之臣

山海經云貳員之臣曰危與貳員殺窈窕帝乃牾之於  
疎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以髮繫之於山上盤石  
之下在開題西北漢宣帝時使人鑿上郡發盤石得一  
人徒踝被髮反縛械一足莫有識者劉子政按此言之

宣帝大驚時人爭學山海經李白別傳

患

漢武帝東游 出函谷關有物當道其身數丈其狀象  
牛青眼躍睛四足入土動而不徙百官驚懼東方朔乃  
取酒灌之灌之數十斛始消帝問其故答曰此名為患  
憂氣之所生此必秦家之獄地不然則是罪人徒作之  
所聚也夫酒能忘憂故消之也帝曰博物之士矣按神記

僊

諸葛恪為丹陽太守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伸手  
欲引人恪令持去故地去故地則死既參佐問其故以  
為神明恪曰此事在白澤圖曰兩山之間其精如小兒



見人則伸手欲引人名曰僊引去則死無為神明而異之諸君偶未見爾按神記

俞兒

齊桓公北征孤竹國將至卑耳溪見一人長尺許具冠右袂衣走馬疾前導管仲曰登山之神有俞兒伯王之君與而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導左袂衣示前有水今右袂衣示右方涉也及至溪從左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桓公拜曰仲父之聖至此

鵬雛

楚文王獵有人獻鷹得異物時有博物君子曰此鵬雛

又王厚賞之 幽明錄

又

漢武帝時西域獻鷹得鳥吳識惟東方識之異類傳

畢鸞

孝武帝時常有獻異鳥者時人莫識東方朔曰此畢鸞也問何以知之曰見山海經尚書故實

鸞

光武時有鳥頭長五尺雞首燕頰備五色而多青詔問百官咸以為鳳蔡衡獨曰多青者鸞也上善其對洽聞記

海鳥



人有得鳥毛長三丈以示張華華慘然曰此海鳧毛也  
出則天下亂晉語

諫珂

晉平公出朝有鳥環之不去平公顧謂師曠曰吾聞之  
也伯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  
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為鳥也文身  
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吾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公  
曰然師曠曰鳥為狐裘之故非吾君之德義也君奈何  
而再自誣乎說苑

豹鼠

郭璞爾雅序豹鼠既辨其業益顯注漢帝時為孝廉郎  
終軍既辨豹文之鼠人服其博物爭相傳授爾雅之業  
又摯虞三輔決錄云竇攸舉孝廉郎光武大會靈臺得  
鼠如豹文以問羣臣莫有知者攸對曰鼯鼠也見爾雅  
詔案密書如攸言賜帛百匹又劉昌言唐盧藏用弟若  
虛多材博學隴西辛怡諫為職方有獲異鼠者額首虎  
文大如拳怡諫謂之鼯鼠而賦之若虛曰非也此許慎  
所謂鼯鼠額文而形小一座驚服昌在虞衡時蜀中貢  
諸獸皮有石虎者似猫而小似鼠而大形全類虎其色  
黃白斑黑正類額文豈所謂鼯鼠而俗謂之石虎耶



浮游

晉平公夢朱熊窺其屏惡之而疾問于子產對曰昔共工之卿曰浮游敗于顓頊自沉于淮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顧其狀如熊為天王崇見之堂則正天下者死見之堂下則邦人駭見之門則近臣憂見之庭則無傷今窺君之屏病而無傷其祭顓頊共工氏瑣語

長頸王

沈約問劉杳云何承天纂文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何所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朱建安扶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檢二書一如杳言

白題

梁天監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裴子野曰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時服其博識○按白題胡名見潁陰侯傳註嘗讀杜詩馬驕朱汗落胡舞白題斜以白題對朱汗且曰斜似別有意偶讀墨莊漫錄謂李長民元叔云在京師圍城中戎騎入城有胡人風吹氈笠墮地後騎告云落下白題其胡下馬拾之始悟白題乃胡人氈笠也



威斗

張永開玄武湖過古墓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之  
朝何承天曰此已新威斗王莽時三公已皆賜之一瘞  
冢內一瘞冢外此必甄邯之墓果然

玉印

孝昌中廣平第掘得一古玉印勅召祖瑩與李琰之辨  
之瑩曰此是于闐國王晉太康時所獻乃以墨塗字觀  
果如所言

墨智

陳彭年以博學強記受知定陵一日便殿賜坐對甚從  
容上問墨智墨允是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  
何書曰春秋少陽即令秘閣取此書既至今於第幾版  
尋檢果得之上喜甚未幾擢為執政語林○按夷齊父  
墨台初墨台復姓初其名則夷齊當是墨台智墨台允  
余有考別卷中

雌

葆光錄傳弘業宰天台縣有人獵得一獸形如豕仰鼻  
長尾有岐謂之怪傳識之曰雌非怪也雨則懸於樹以  
尾塞其鼻後果驗于雲別艇鼠曼倩識騶虞弘業蓋三  
之矣雌以醉反



內黃

梁太祖幸河北至內黃顧問李琕曰何謂內黃琕曰河南有外黃下黃故此名內黃太祖曰外黃下黃何在琕曰秦有都尉理外黃其故墟在今雍丘下黃為高齊所廢在今陳留太祖平生不愛儒者聞琕語大喜按後漢郡國志陳留有小黃注漢舊儀曰高祖母起兵時死縣北為陵廟于小黃小黃豈即下黃耶

武陵

晉太守趙厥問主簿潘京曰貴郡何以名武陵京曰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界與夷接壤為所攻破光武時移東出遂得見全先識易號傳曰止戈為武高平曰陵於是改名焉史臣昭駁之曰前書本名武陵不知此對何據

神雀

顯宗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復不能對薦賈逵帝召見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鸞鷲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乃集此胡降之徵帝勅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為郎與班固同校秘書

大龜

孫權時永康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即束之歸龜便言曰



王牙作西紀  
卷之二十五  
遊不量時為君所得人甚怪之欲上吳王夜泊越里纜  
船於大桑樹宵中樹呼龜曰勞乎元緒奚事爾耶龜曰  
我被拘繫方見烹臠雖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  
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苦今求如我之徒計從安出龜曰  
子明無多辭禍將及爾樹寂而止既至權命煮之焚柴  
萬車語猶如故諸葛恪曰燃以老桑乃熟獻者仍說龜  
樹共言權即使伐樹煮龜立爛今烹龜猶多用桑薪

### 仙館

嵩高山北有大穴晉時有人誤墮穴中見三人圍碁與  
一杯白水飲之氣力十倍碁者曰汝欲停此否曰不願  
也碁者曰從此西行有天井其中多蛟龍但投身入井  
自當出若饑取井中物食之墮者如言可半年乃出蜀  
中因至洛下問張華華曰此名仙館所飲者玉漿所食  
者龍穴石髓

### 龍鮓

有人遺張華鮓者華見之謂客曰此龍肉鮓也以醋漬  
之當有五色光見試之果爾後問其主云於茅積山下  
得白魚所作也

### 石鼓

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出一石鼓扣之無聲以問張華



華公取蜀中桐材刻作魚形扣之則鳴於是如言聲聞數里

陵間

晉世有於嵩山下得竹簡一枚上有兩行科斗書衆莫能辨張司空以問東廣微東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檢驗果然時人服其博識何子容曰史稱茂先博物洽聞世無與比然斗間氣亦待孔璋辨之嵩高山竹簡非東廣微之間亦不知明帝陵中物也世人無三十乘在胸中而強顏待問豈為知量者哉

冢銘

宋孝武時青州人嘗發古冢有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並不能悉賈希鏡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荀蹄兒檢訪果然

服匿

竟陵王嘗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受七八升以問陸常侍陸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後詳視器底有字髣髴可識如澄所言

鐔于

斛律士亮博涉羣書兼解音律初樂有鐔于者近代絕無此器或有自蜀中得之皆莫之識士亮見之曰此鐔



于也衆弗之信士亮遂依于寶周禮注以芒筒將之其聲極振衆乃歎服

阮咸

元行冲賓客為太常少卿有人於古墓中得銅物似琵琶而正圓莫有識者元視之曰此阮咸所造樂具乃令匠人改以木聲甚清雅今呼為阮咸是也

隋唐嘉話

古鼎

漢紀武帝有古銅鼎以問李少君少君對曰此器齊桓十年陳於栢寢下按其刻銘果齊桓公器東觀漢紀廬江獻鼎詔召鄭衆問齊桓公之鼎在栢寢臺見何書春秋左氏有鼎事幾衆對狀除郎中

千里酒

劉士深嘗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楮酒昉次及問劉曰酒有千里醉當是虛言劉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憶此劉曰出劉元鳳所撰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書仍載其賦云三重五品商溪際里時即檢楊記言皆不差

飛雉

唐太宗立晉王為太子時有飛雉數集宮中帝問是何祥褚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侏子化為雉雌鳴陳倉雉



鳴南陽偃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霸文公遂雄諸侯始  
為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木封秦  
胡雄雌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可無學遂  
良所謂多識君子哉

### 銀筆

韓定辭為鎮州王鎔書記聘燕帥劉仁恭舍於賓館命  
幕客馬彧延接馬有詩贈韓云遂林芳草綿綿思盡日  
相携涉麗譙別後囀螭山上望羨君時復見王喬韓於  
座酬之曰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最多盛德好  
將銀筆述麗詞堪與雪兒歌座賓頗疑銀筆之僻他日

或答聘常山亦命定辭接於公館或從容問雪兒銀筆  
之事韓曰昔湘東王好學著書筆有三品忠孝全者用  
金管德行清粹者用銀筆文章瞻麗者以斑竹書之故  
湘東之譽振於江表雪兒者李密之愛姬能歌舞每見  
賓寮文章有奇麗者即付雪兒叶音律歌之又問癡龍  
何出曰洛下有洞穴曾有人誤墮穴中因行數里漸見  
明曠見有宮殿人物凡九處又見有大羊羊髯有珠人  
取而食之後其人得出以問張華華曰此地仙九館也  
大羊者名曰癡龍定辭復問或囀螭山當在何處或曰  
此隨郡之故事何謙光而下問○徐整碑壠務山王喬



所仙升菴云壘音權務即旄丘之旄也

龍雀刀

劉原甫博物多聞前世無及在長安日有得古鐵刃以獻製作極巧下為大環以纏龍為之而其首類鳥人莫能識原甫曰此赫連勃勃所鑄龍雀刀所謂大夏龍雀者也鳥首蓋雀云問乃為种世衡築青澗城掘地所得正夏故疆也

金鳧

秦破驪山之墳行野者見金鳧南向而飛至淫泉後寶鼎元年張善為日南太守郡民有得金鳧以獻善記多通考其年月即始皇墓之金鳧也拾遺記

虎枕

魏明帝拾寶庫中得一玉虎頭枕眼有傷血痕尚濕帝該古博文云漢誅梁冀得一玉虎頭枕云單池國所獻檢其額下有篆書云帝辛之枕嘗與妲已同枕之拾遺記按二物不知何人所作然能使數百年後變為生物必其巧妙逼真故能然也

鐘毀

齊景公為大鐘將懸之仲尼伯常騫晏子三人俱來朝皆曰鐘將毀撞之果毀公召三子問之晏子曰鐘大非



禮是以曰將毀仲尼曰鐘大懸下其氣不得上薄是以

曰將毀伯常騫曰今日庚申雷日也陰莫勝於雷是以

曰將毀晏子春秋

鐘鳴

孝武時未央宮前殿鐘無故自鳴三日三夜不止詔問

太史待詔王朔朔言恐有兵氣更問東方朔朔曰

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以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

山恐有崩弛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精之至也其

應在後五日內居三日南郡太守上書言山崩延袤二

十餘里東方朔傳

順帝時殿下鐘鳴問樊英英對曰蜀岷山崩山於銅為

母母崩子鳴非聖朝災後蜀果上言岷山崩日月相應

樊英別傳

魏帝殿前大鐘不扣自鳴人皆震駭眾以問張華華曰

此蜀郡銅山崩故鐘鳴應之耳尋蜀郡上事如華言

掘磬

總章中潤州得磬以獻張文收扣其一曰是晉某歲閏

月造得月數當十三今缺其一於黃鍾東九尺掘必得

焉下州求之如其言而得大樂有古鐘十二近代惟用

其七餘號啞鐘文收吹律調之樂皆響徹



墜馬

武后朝裴知古以知音直太常路逢乘馬者聞其聲云  
此人當墜馬行未至半里馬驚墜地死又觀人迎婦聞  
婦珮玉聲曰此婦不利姑是夕姑有疾亡

磬鳴

洛陽有僧房磬自鳴僧怪之成疾曹紹夔來問疾僧以  
告我擊齋鐘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可設盛饌當為  
除之僧雖不信異或得效具饌以待夔至以懷中錯鏹  
磬數處而去聲遂絕僧苦問其所以云此磬與鐘律合  
故彼擊此應僧大喜疾亦愈世常患黃鍾難定若得此  
咸張文收萬寶常曹紹夔之屬亦何難定之有

鈿蟬

溫庭筠贈彈箏者詩云天寶年中事玉皇曾將新曲教  
寧王鈿蟬金鴈皆零落一曲伊州淚萬行此作感慨妻  
惋得詩人之怨也鈿蟬金鴈皆歌妓名伊州涼州皆開  
元中新製曲名故曰新曲按開天傳信記明皇燕會五  
王奏伊州等樂衆皆舞蹈稱善獨寧王聽之不悅起曰  
斯曲也宮離而少徵商亂而加暴君勢卑臣事僭卑則  
逼下僭則犯上發於忽微形於聲音播於歌詠見於人  
事是將有播越之禍悖逼之患也國家其不免乎上默



然以此觀之新曲極為寧王所賤而此乃言以教之何耶豈以寧王世稱其妙於音樂故借言以高其藝也

詩話

彗星

真宗時彗星見東方真宗懼有先生王得一入見中貴述以上憂彗星事得一奏云此星主契丹兵動十年方應至十年契丹兵果寇澶淵駕親征是時契丹在河北駕在河南忽日食盡上見之懼甚司天監主兩軍和解上不之信檢晉書天文志亦云和解已而契丹兵果自退而馳書至求通好

槐煙

熙寧初吳仲庶知成都一日文明廳前大槐枝葉皆出煙色青白如焚香至暮方止木如故歷訪儒士莫知其說惟楊損之云陰符經謂火生于木禍發必克疑有將士作乱而不成者月餘果有告戍卒謀亂者皆獲

影蛾池

上官儀咏雪詩云禁園凝朔氣瑞雪掩晨曦花明棲鳳閣珠散影蛾池飄素迎歌上翻花向舞移幸因千里映還繞萬年枝中用影蛾池學士無解其事者祭酒

良平

卷之三

七



茶召張東之等十餘人示之東之對曰洞冥記漢武帝  
於望鶴臺西起俯月臺臺下穿影娥池每登臺眺月影  
入池中使宮人乘舟笑弄月影因名影娥池亦曰眺瞻  
臺時皆歎其博識

別畫

江南徐知諤嘗得畫牛一軸畫則啣草欄外夜則歸臥  
欄中知諤獻後主煜煜持首闕下太宗張後苑以示羣  
臣俱無知者僧贊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  
人拾方諸蚌腊中有餘淚數滴得之和色著物則畫隱  
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撓飄擊急有石落海岸得之滴  
水摩色染物則畫顯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為無稽寧曰  
見張騫海水異物記後杜鎬檢三館書目果見於六朝  
舊本書中載之郭瑛曰沃焦山人不可到而珠亦無脂  
恐一時取辨應對云爾昨讀丘至綱俊林機要其言似  
皆戲術要其至理亦若近是故聞人亦嘗試驗一二彼  
云牛圖之畫乃用大蚌含胎結珠未就如淚者立取和  
墨欲日見者於日中畫欲夜見者於月下畫此說似有  
理蓋蚌珠乃日精月華所成今以未就之淚布於日月  
之下則受此之精於墨矣各以時見或有之也予亦惜  
珠淚難得未試耳書以待辨博七修



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牡丹叢下有一猫公未知其精麤以示吳正肅正肅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也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猫眼黑睛如線此正午猫眼也凡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猫眼早暮則睛圓正午則如一線耳人稱其善求古人之意○有人授余占猫睛法曰子午線兮卯酉園辰戌丑未杏仁尖寅申巳亥棗核樣此訣千金不易傳最准

劍氣

吳時紫氣見牛斗間張司空聞雷孔章妙達緯象乃要宿問天文孔章曰牛斗之間有異氣是寶物也精在章豐城張遂以孔章為豐城令至縣於獄中掘深二丈得玉匣長八尺開之得二劍其夕斗牛氣不復見孔章乃留其一以一進於張劍至光曜燁燁煥若電發後張遇害此劍飛入襄城水中孔章亡其子恒以其一自隨後為建安從事經淺瀨劍忽於腰間躍出忽見二龍相隨飛去○按張華傳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係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華得劍報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煥子名華經延平津失劍歎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



論此其驗矣

刀靶

嘗有人以骨為刀子靶者五色紛錯文采異常徐之才見之曰此人癩也問所得處云於古墓見觸髅額骨長數寸削視有文理遂用之其明悟如此

聽琴

蔡中郎在陳留鄰人召中郎飲比往酒已酣客彈琴於屏中郎至門潛聽之曰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主人自起追問其故中郎具以告彈琴者曰我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為之一前一却吾心然惟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為殺心而形於聲者乎中郎笑曰此足以當之矣

燒桐

吳人燒桐以爨邕聞火烈聲知其良木因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尾猶焦時人名焦尾琴

椽竹

中郎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為笛取用果有異聲人言中郎善別琴材而不知其善別笛材也人知其精於琴聲而不知其精于笛聲也



絕絃

蔡文姬年六歲時父中郎於夜中鼓琴絃絕文姬曰第一絃中郎復故斷一絃以問之文姬言是第四絃並不差謬中郎云偶得之耳文姬曰吳札觀風知興亡之國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競由此觀之何足不知

槌鼓

王大將軍嘗坐武昌釣臺聞行船打鼓嗟稱其能俄而一槌小異王以扇柄撞几曰可恨時王應侍側曰不然此是同颿槌使視之云船人入峽口

琵琶宮聲

樂人王今言妙解音律大業末煬帝將幸江都令言子當從忽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晚其子言頃來有之令言歔歔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返子問其故令言曰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者君也吾是以知之帝果於江都遇害

車鐸

大常缺黃鐘鑄不能成李嗣真居崇業里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上逢一車有鐸聲甚厲嗣真曰宮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鐘衆樂遂和章懷太



子嘗作寶慶曲閱於太清觀李嗣真謂道人劉杲輔儼  
曰宮不召商君臣乖也角與徵戾父子疑也死聲多且  
哀若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咎俄而太子廢

### 聞琴

李龜年嘗至岐王宅聞琴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楚聲  
主人入問之則前彈者隴西沈妍後彈者揚州薛滿

### 棄鑄

吾子行妙解音律嘗有一人從豫章來以音律自高聞  
子行造之子行遍扣所列鐘鏡問之客言其音所屬語  
皆符合子行最後取東柱下鑄鐘擊之鑄形弁其音  
泓容審聽之曰宮乎子行笑曰宮當渾以圜此鬱勃不  
發非宮也而不比他音當是古棄鑄耳客乃服

### 識味

苻朗善識味會稽王道子為設精饌訖問關中之味何  
若於此朗曰皆好唯鹽味小生即問宰夫如其言有人  
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柎半露問之亦驗又啣鴛炙  
知曰黑之處咸試而記之無毫釐之差嘗著符子數十

篇裴景仁  
秦書

### 杏李柰味

玄宴先生曰衛倫過予言及於味稱魏故侍中劉子陽



食餅知鹽生精味之至也予曰師曠識勞薪易牙別淄澠子陽今之妙也定之何難倫因命僕取糧糗以進予嘗之曰麥也有杏李柰味三果之熟也不同于焉得兼之倫笑而不言退告人曰士安之識過劉氏吾麥杏時將發故糝以杏汁李柰時將發又糝以李柰汁故兼三

味玄晏春秋

### 勞薪

荀勗嘗在晉武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炊成未之信帝遣問膳夫乃云實是故車脚舉坐神其明識隋王劭以上古有鑽燧改火之義上表請變火云昔師

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輪師曠

事今不見何書劭言當必有所本劭不近舉荀勗而遠引師曠是知炊爨氣味古人有辨之者矣順時變火先聖取諸五木其法必有為也餘錄楊用修曰識勞薪乃曠事今傳以為符朗非也然不知又有荀勗

### 淬刀

蒲元性多奇思於斜谷口為諸葛武侯鑄刀三千口刀成自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謂大金之元精命人於成都取江水蒲以淬刀言雜涪水取水者捍言不雜蒲以刀畫水言雜八升取水者叩頭云於涪津



覆水遂以涪水八升益之因更令人往取江水淬成以竹筒納鐵珠滿中舉刀斷之應手虛落因曰神刀

太平御覽

### 江泉

李贇皇作相日有親知奉使京口贇皇曰金山泉楊子江中冷水各置一壺其人舉棹醉而忘之至石頭城方憶乃汲一瓶歸獻之李飲之曰江南水味大異頃歲此頗似建業石頭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敢隱

### 別茶

蔡嘉謨善別茶建安能仁院有茶生石縫間寺僧采造得茶八餅號石巖白以四餅遺君謨以四餅密遣人京師遺王內翰禹玉歲餘君謨被召還闕訪禹玉禹玉命子弟於茶筒中選茶之精品碾待君謨君謨捧甌未嘗輒曰此極似能仁石巖白公何從得之禹玉未信索茶貼驗之乃服

### 石笋隱字

成都子成西金容坊有石二株挺然聳峭高丈餘蒼舊傳云其名有六曰石笋曰蜀妃墳曰沉犀石曰魚鳧仙壇曰西海之眼曰五丁石門皆非也圖經云乃前秦寺之遺址諸葛亮極之方驗有篆字曰蠶叢氏立國誓蜀之民以二石柱橫埋連接鎔鐵其中一南一北無所偏



邪又五字濁歌燭觸蠲時人莫曉後蜀相范賢議曰亥子歲濁字可記主水災寅卯歲歌字可記主饑饉巳午歲燭字記主火災辰戌歲觸字記主兵災申酉歲蠲字記主稼穡富贍悉以年事推應驗符響

卜椅

竇侍郎儼善術數聽聲音而知興廢之未兆元儀常鄙其詭怪世宗常令陶人應二十四氣燒瓦二十四片各題識其節氣遂隔簾響令辨之一無差謬又儀於堂前設雕椅二以祗備右丞泊太夫人同坐儼見曰其一至

某日先破儀於是以幕覆於屏風後愛謹不用果至是日有內夫人至儀第其從人不知急於屏風後取此椅

就門外下馬遂為馬踢而破之談錄

武肅左右有葉簡者善占筮忽一日旋風南來遶案而轉召簡問之曰此淮南楊渥已薨但早遣吊祭使去王曰生辰使方去豈可便伸吊祭簡曰但速發彼若問如何得知但云貴國動靜本國皆預知之信而遣之生辰使先一日到渥已薨次日吊祭使至楊氏左右皆大驚先是楊渥欲取錢塘密遣人往聽鼓角聽者回告楊氏曰錢塘鼓角子子孫孫王爵不絕不可輕動夫葉簡觀風而知渥死占驗已神若淮南人聽鼓角而知錢氏之



未艾亦精矣哉

善哉

漢武遊上林見一好樹問東方朔曰名善哉帝陰使人識其樹後數歲復問朔朔曰名為瞿所帝曰朔欺久矣名與前不同何也朔曰夫大為馬小為駒長為鷄小為鶻大為牛小為犢人生為兒長為老且昔為善哉今為瞿所長少死生萬物敗成豈有定哉帝乃大笑華陽博議

碑陰八字

漢太尉許馱碑久磨滅諸孫再刻之題八字碑陰曰談馬礪畢王田數七人莫能曉徐鉉父延休一見解曰談馬礪許字礪畢碑字王田重字數七立字

浩浩育育

齊桓公使管仲求甯戚戚應之曰浩浩乎育育乎管仲不知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安召我居管子

王仁裕

五代王仁裕性曉音律石晉初定雅樂奏於永福殿仁裕聞之曰黃鐘音不純肅而無和聲當有爭者起於禁中已而果有兩軍校鬪於昇龍門外嘗夢剖腹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為篆籀之文因以西江名集



姑蘇張鼎思睿父父輯

古皖汪道亨汝立父校

正統

張東沙曰習鑿齒著漢晉春秋云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其言甚正優於陳壽之帝魏而寇蜀遠矣按習公此論晦庵作綱目已從之矣我朝有績溪士子胡廷瑞著末後宋統一書竟元文宗之世俱稱德祐恭帝每春正月稱帝在瀛洲國帝在籍田國而于懿璘

云



質班之死即稱元亡然後書德祐帝自廢于荒漠其意甚善嘉靖二十三年奏聞下部格不行余尚有其書

### 古諸侯

漢制皇子封為王者其實古諸侯也周末諸侯或稱王而漢天子自以皇帝為稱故以王號加之總名諸侯王子弟封為侯者謂之諸侯羣臣異姓有功封者謂之徹侯後避武帝諱改曰通侯法律家皆曰列侯功德優盛朝廷所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其次朝侯位次九卿下皆平冕文衣侍祠郊廟稱侍祠侯其次下士但侍祠無朝位次小國侯以卿府宿衛親公主子孫奉墳墓在京者亦隨時見會謂之猥朝侯也

蔡邕獨斷

### 官制

按古官制取義皆有所主非徒名也後世或訛其音者有矣音雖訛而義則不訛也如僕射秦官僕主也古者重武事每官必有主射以督課之射音神夜反關中人訛為寅詐反韻書不取其義於神夜反中却收在寅詐反下尚書亦秦官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尚書尚猶主也如尚方尚醫尚衣尚冠尚浴尚席之尚並音時亮反後世乃以尚書之尚訛為辰羊反陸德明亦名平聲韻書遂兩收之洗馬前漢志太子太



現牙什四錄 卷之三十五  
傳少傳屬官有先馬張晏曰先馬員十六人秩比謁者如淳曰前驅也國語載勾踐親為夫差先馬先先之也從先見反今韻書作蘇典反字作洗愚意此類並當從其正義不當從其訛音今人但見讀僕射之射作神夜反尚書之尚作時亮反洗馬之洗作先見反則反致異不究其義故也此類甚多事緒○病逸漫記兵部尚書陳公汝言退朝遇太子洗馬劉公定之戲曰君職在洗馬能洗幾何劉公應聲曰廐馬皆洗過矣獨大司馬洗不得也聞者絕倒此雖戲言然洗之不作先見反亦久矣

官名

漢官名有不書於百官表而因事乃見者如行冤獄使者因張敞殺絮舜而見美俗使者因何並代嚴詡而見河隄使者因王延世塞決河而見直指使者因暴勝之而見豈因事置官事已即罷乎容齊隨筆

兼領

漢制以本官任他職者曰兼常惠以右將軍兼典屬國是也以高官攝卑職者曰領劉向以光祿大夫領校書是也唐制有曰攝者如侍中之攝吏部是也又有行守試之別職事高者為守職事卑者為行未正名命者為



試宋制則高一品為行下一品為守下二等為試元祐

以後又置權官如以侍郎權尚書之類漢以趙充國為

假司馬則又有假職矣

王堂漫筆

假字甚古吳廣為楚假王韓信自立為假齊王曹參為

假左丞相項羽為假上將軍會稽假守通班超假司馬

皆是元祐法尚書侍郎資淺者權字唐亦有之楊嗣復

不欲越父於陵當國遂為權知禮部侍郎是也唐尚書

資淺者又為尚書裏行太宗時張昌齡勅於通事舍人

裏供奉肅宗時元結為監察御史裏行宋御史資淺者

亦為裏行武后時裏行御史聚左臺明令史騎驢衝

怒欲杖之令史曰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先數之然後

受罰令史數驢曰汝伎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

於御史裏行於是媿而止可為一笑我朝署員外郎試

御史即假與權類也我吳陸冢宰完以璫瑾不悅授試

都御史都御史有試惟完事見世村年譜國初有試給

事中澤州茹太素太祖時為試尚書後悞旨戍雲南召

之懼自盡太祖為文哭之

張端叔說

官爵有假秦漢時事也假守假王假上將軍假丞相假

司馬不一而足至於小者鼎錯傳五家為伍伍有長十

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



理牙什醜紉  
卷之三十五  
有假候蓋漢時用人必求其稱故雖里胥之傳不輕以真與之至於王莽謀篡先自稱為假皇帝皇帝而可假耶逆臣不足道也

王文恪公曰唐制有勲有官有階有爵爵以定尊卑官以分職務階以叙勞勲以叙功四者各不相蒙有官卑而勲階高者亦有勲階卑而官爵高者宋朝列銜九階高官卑則稱行官高階卑則稱守官與階同則無行守字今制惟以官為定為是官則勲階爵隨之無復叙勞叙功之意顏魯公謂魚軍容階雖開府官則監門將軍開府特進並是勲官用蔭則有高卑會燕合依次序然則唐之勲官惟以定蔭而已按長語所載行守又與文裕說稍異其曰我朝為是官則勲階爵隨之似亦未確也攷吏部職掌如公侯伯則謂之爵左右柱國正治上卿及資治尹之類則謂之勲特進光祿大夫以及承德郎之類則謂之階宗人令尚書侍郎之類則謂之官官有百職事階有初授陞授二品至四品又有加授勲文職止及五品武職止及六品爵止三等其不同如此沈存中曰唐制官序未至而以他官攝者為直官許敬宗為直記室是也宋朝學士舍人皆置直院但以資淺為之其實正官也



別稱

全唐詩話大順中王渙自左史拜考功員外同年李德鄰自右史拜小戎趙光胤自補袞拜小儀王極自小版拜小勳升菴曰唐人謂中書舍人為小鳳翰林學士為大鳳丞相為老鳳蓋以中書省有鳳池也又謂儀部之長曰大儀員外曰中儀主事曰小儀見鄭谷集宋人猶襲其稱張天覺自小鳳拜右揆是也

學士下直出門謂之小三昧出銀臺門上馬謂之大三

昧李肇翰志

舊制直龍圖閣謂之假龍龍圖閣待制謂之小龍龍圖直學士謂之大龍龍圖閣學士謂之老龍然帶此職例呼龍圖近歲本閣學士朝廷尤重之少曾除授有授此職者遂呼龍圖泊宅編

趙叔問為天官侍郎肥而喜睡又厭賓客在省還家挂席歇息牌於門首呼為三覺侍郎謂朝回飯後歸第也范覺民作相方三十二歲肥白如冠玉旦起與裹頭帶巾必皆覽鏡時謂三照相公雞肋按唐宋時此類甚多如伏獵侍郎鵞鴨諫議祗候賢良難以殫述

閣下足下之稱

古者三公開閣而郡守比古諸侯亦有閣故有閣下之



稱前輩與大官書多呼執事與足下劉子玄與宰相書曰足下韓退之與張僕射書曰執事即其例也記室本王侯賓佐之稱他人不可通用惟執事則指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稱又自卑達尊例云座前尤非也閣下落殿下一等座前降几前一等豈可僭用哉因話錄

三九相公

鄭畋年十九赴舉凡十九年登第又十九年入相時號

三九相公紀異錄

縮葱侍郎

侯思正食籠餅必令縮葱加肉時號縮葱侍郎籠餅即

饅頭也朝野僉載

鳩集鳳池

王及善才行庸猥為內史號鳩集鳳池朝野僉載

金牛御史

武后時嚴昇期為御史巡察江南嗜牛肉而多受金號

金牛御史朝野僉載

鶴鳴雞樹

鳳閣侍郎杜景儉文章知識並高遠時號鶴鳴雞樹朝野

僉載

白蠟明經



張鷟號青錢學士以其萬選萬中時有明經董萬舉九上不第號白蠟明經與鷟為對朝野僉載

八榻將軍

滕王為隆州刺史多不法叅軍裴聿諫止之王怒令左右攔榻他日聿入計具訴於帝帝問聿曾被幾榻聿曰前後八榻即令遷八階聿歸嘆曰何其命薄若言九榻當入五品矣聞者哂之號八榻將軍朝野僉載

驅驢宰相

王方慶遷左丞無他政事但不許令史驢入臺門終日迫逐時號驅驢宰相朝野僉載

婁師德號衛靈公

婁師德長大而貌異於眾又病足張元一目為失轍方相又曰衛靈公言衛護靈柩亦方相也朝野僉載

朝

近歲除直秘閣者尤多兩浙市舶張苑進薦祿香得之時號薦祿學士運判蔣彛應副朱冲葵事得之號件作

學士宅泊

駙馬

今世尚公主者乃稱駙馬都尉漢時不然如董賢弟寬代為駙馬都尉是也尚公主者俱列侯



豹直

李洛公資暇集云新官併宿本署曰豹直言豹性潔善服氣雪霜雨露伏而不出慮汙其身則宿公署是豹伏之義宋景文公詩乃用傑字又職林云凡兩直之法自給舍丞郎入者三直無傑自起居郎官入者五直一暴御史補闕入者七直兩傑其餘雜入者十直三傑亦用傑字玉篇傑字書注云連直也青箱記

宋朝館閣每夜輪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則虛其夜謂之豁宿豁宿不得過五日即須入宿若遇豁宿不到於宿曆書腹肚不安故相傳為害肚曆筆談

木天

廬陵威王之內也千門相似萬戶如一齊裏施木天以蔽光景春花秋月之時暗如徹燭內人有不識晦明者見金樓子

九棘三槐

周建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二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夫樹棘取其心赤而外刺槐懷也言懷來人於此而與之謀也古人植一木且有深意使人慄而感焉如唐之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則無所取



義徒為佳麗去古遠矣子鶴林

少公

唐人呼縣令為明府丞為贊府尉為少府李太白集有  
錢陽曲王贊公賈少公石艾尹少公序蓋陽曲丞尉石  
艾尉也洪容齋隨筆載晏幾道與通叟原少公亦用此  
杜詩有野望因過常少仙一篇所謂落書高天日幽人  
未遣回者蜀士注云少仙應是言縣尉縣尉謂之少府  
而梅福為尉有神仙之稱故稱少仙

黃閣

禁門曰黃闥公府曰黃閣郡治曰黃堂三公黃閣前史  
無其義人往往不得其說案禮記士鞮與天子同公侯  
大夫則異鄭玄注賤與君同不嫌也朱門洞啓當陽  
之正色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閣以示謙蓋  
是漢制張超與陳公牋拜黃閣將有日是也此見沈約  
宋志而衛宏漢儀亦謂丞相聽事閣曰黃閣或者不曉  
謂三公近於君故謂黃閣然名為黃閣初非用黃僕又  
考南史何尚之與婢共洗黃閣益信黃閣非虛名也郡  
治之黃堂由春申君在郡塗雌黃以厭火災遂為黃堂  
故事外臣下室廬鮮有謂黃者然服飾猶未之禁往往  
臣下亦通用之自唐高祖武德初用隋制天子常服黃



袍遂禁士庶不得服而服黃有禁自此始至明皇天寶  
間因韋韜奏御案牘禱望去紫用黃制而臣下一切不  
得用黃矣野客叢書

### 黃麻

敕舊用白紙唐高宗上元間以施行之制既為永式白  
紙多蠹遂改用黃除拜將相制書用黃麻紙其或學士  
制不自中書出故獨用白麻紙所以有黃麻白麻之異  
也詭晉時多用青紙見楚王倫太子適等傳故劉禹錫  
詩曰優詔發青紙表亦用黃紙觀前燕錄載岷山公黃  
紙上表北史邢邵為人作表自買黃紙寫送之因知  
者上下所書之紙不拘如此李肇翰林志曰凡賜予徵  
召宣索處分曰詔用白藤紙撫軍旅曰書用黃麻紙道  
觀薦告詞文用青藤紙謂之青詞凡諸陵薦告上表用  
白麻紙石林燕語曰唐中書制詔有四畫紙而施行者  
曰發曰敕用黃麻紙承旨而行者曰敕牒用黃藤紙敕  
書用洵黃紙或云取其不蠹也東齊雜記治平間以館  
中書多蠹更以黃紙寫又知易白以黃者往往以避蠹  
之故非專為君命而然野客叢書

### 監搜

唐正衙宣政殿庭皆植松開成中詔入閣賜對官班退



立東階松樹下是也殿門外復有藥樹元微之詩云松  
間待制應全遠藥樹監搜可得知自晉魏以來凡入殿  
奏事官以御史一人立殿門外搜索而後許入謂之監  
搜御史立藥樹下至唐猶然大和中始罷之

文武參用

唐文武參用袁滋自尚書右丞出華州刺史召為左金  
吾衛大將軍如是者數人宋朝頗循其制王公明以工  
部侍郎兼黃州刺史喬維岳以給事中換海州刺史李  
士衡以二司使尚書左丞換同州觀察使李維以學  
士承旨刑部尚書換相州觀察使陳堯咨以翰林學士  
工部侍郎換宿州觀察使慶曆初韓范龐王四公皆換  
觀察使則以用兵擢之也龍圖閣直學士馬公季良換  
秦州防禦使則非美遷也武臣換文資者太宗時白州  
刺史錢昱換祕書監遷工部侍郎

憲廟憫于少保之死賜謚立祠擢其子千戶冕為應天  
府尹此以武秩換文也永樂中祥符張信自鄉舉積官  
侍郎與英國公張輔同族改四川都指揮僉事成化辛  
丑進士夏邑梅純以駙馬殷之後為中都留守此以文  
秩換武也奉人為武官尤多如駙馬周景之子賢中丙  
午鄉試赴禮部塲屋 太后遣人界酒食入視之及下



第授指揮同知世亦詭之

官年

宋士大夫叙官闕有所謂實年官年大抵布衣應舉必減歲數蓋少壯者欲藉此為求昏地不幸潦倒場屋勉從特恩則年未六十始許人仕不得不預為之圖至公卿任子欲其早列仕籍或正在童孺故率增擡庚甲有數歲者然亦未嘗明言其後朝臣屢言年及七十者不許任監司郡守縉紳多引年以決去就江東提刑李信甫七十而損其五堅乞致仕有旨官年未決與之外祠知房州章駟六十八歲而增其二亦求罷去諸司爰為請聽終任知嚴州秦煇乞祠之疏曰實年六十五而官年已逾七十齊慶胃寧國乞歸亦曰實年七十而官年六十七於是實年官年之字形於制書是君臣上下公相為欺也其在我朝則減年者常多而增年者絕少惟選館及臺省乃有限年之例然經義困人童而習之白首不得者比比少年登第能有幾人哉

告

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有賜告予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病



師古曰告者請謁之名謂請休耳或謂之謝謝亦告也  
左氏傳曰韓獻子告老禮記曰若不得謝漢書諸云謝  
病皆同義兩漢博聞

謁

顏師古注漢書如此其詳猶有不可曉者况其他史無  
注者漢宣渭上令单于毋謁范升劾周黨伏而不謁又  
不知是何禮元注疑是君臣之禮見而自通其名然不  
可考矣文公語錄

用修曰說文謁白也增韵訪也請見也古者請見必有  
辭書之方策使將命者通名故漢有謁者袁盎傳上  
注若今通名也史記婁敬欲見漢王或使之易衣敬曰  
敬本衣帛則衣帛見敬本衣旃則衣旃見今舍旃褐假  
鮮華是矯常也不敢將命者驚而失謁謂失其通名之  
刺也

虎爪板

宋王徽與江湛書云所以綿絡累紙本不營尚書虎爪  
板也古者召奏用虎爪書晉宋之代大臣皆得自辟除  
官屬以板召之謂之板官

玉筍

李宗閔知貢舉門生多清秀俊茂唐伸薛舉袁都輩時



謂之玉筍玉筍班恐因此而得名西溪叢語

水廳

祠部呼為水廳言其清冷也二十四司印每郎官交直時吏人懸於臂以相授頗覺為煩楊虞卿始置匱加鐫人以為便因話錄

籍

籍者一尺二寸竹牒記人之年名字物色懸之宮門

蚩尾

蚩海獸也漢武栢梁殿有蚩尾水之精也能却火災因置其象於上今謂之鷓尾非也蘇氏真義

葆旅

莆觶為虎首王葆旅事注關中俗謂桑榆蘗生為葆又

野禾生曰旅今之饑民采旅也宋均曰葆守也旅軍衆

也前漢天文志

璫

璫以金為之當冠前附以金蟬也中常侍漢興用士人銀璫左貂光武以後專任宦者右貂金璫宋穆正觀初復置散騎常侍分左右皆戴蟬珥貂左散騎與侍中為左貂右散騎與中書令為右貂謂之八貂掌規過失唐志



阜白

漢官吏著阜其給使賤役著白按谷永曰擢之阜衣之  
吏張敞曰敞備阜衣二十餘年注云雖有四時服至朝  
皆著阜衣兩龔傳曰聞之白衣戒君勿言注白衣給使  
官府趨走賤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內之屬晉陶淵明謂  
白衣送酒是也又觀戰國策左師公謂臣有賤息願令  
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知官吏著阜舊矣野客叢書

鷓鴣

我朝給事中補鷓鴣御史補獬豸然鷓鴣實御史故事  
唐河南伊閭縣前有大溪每僚佐有入臺省即水中先  
有小灘出石礫金沙澄徹可愛牛僧孺為尉一日忽報  
灘出翌日邑宰與同僚列筵亭上觀之有老吏云此分  
司御史非西臺之命若是西臺灘上當有雙鷓鴣立前  
後如此為驗僧孺揣縣僚無出于已因舉盃曰既能有  
灘何惜一雙鷓鴣宴未竟俄有雙鷓鴣飛下不旬日詔

拜西臺監察御史

劇談錄

五馬

漢制卿駟馬右駢故有五馬東方朔傳太守駟馬駕車  
一馬行春衛宏輿服志諸侯駟馬附以一馬南史柳元  
策兄弟亦五人並為太守時人語曰柳氏門庭五馬透



迺謝靈運為永嘉太守以五馬自隨立五馬亭

通稱

父命稱救後漢

諸子從教是也叔可稱大人

踈受對踈廣云從大人議是也母亦可稱大人前漢淮

陽獻王傳張博云王遇大人可解後漢范滂就誅與母

訣曰大人割不忍之恩勿增感戚是也父可以稱聖善

揚修答曹植書有聖善之教注謂武帝也人臣不嫌稱

萬歲馬援傳援醜酒享軍士軍士皆伏稱萬歲是也上

父母壽可稱萬壽潘岳問居賦稱萬壽以獻觴是也屋

之高嚴通謂之殿前漢霍光傳鳴殿前樹上黃鵠

園上計長吏一輩先上殿是也白事丞相亦可謂之奏

事魏相傳帶劔奏事是也造謁人亦可謂之朝司馬相

如傳臨邛令曰往朝相如是也人臣得言端拱謝乎言

端拱嘯咏謝鯤言拱端廟堂是也人臣得言諒闇山濤

傳武帝詔云山太常雖居諒闇是也人臣得稱聖君賢

君晉曹摅一縣號曰聖君薛宣傳屬縣各得賢君是也

孔平仲雜說

後漢劉寵傳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是古吏民謁郡守

亦曰朝任延臨龍丘長濱不朝三日是郡守聽事古亦

稱朝



張敞奏黃霸曰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部  
國上計長吏守丞為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  
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為  
一輩先上殿顏師古曰丞相所坐屋也古者屋之高嚴  
通呼為殿不必宮中也

白鹿

鄭弘為淮陰太守消息繇賦政不煩苛郡中大旱自出  
行春隨車致雨白鹿方道俠轂而行弘問主簿黃國曰  
鹿為吉為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轡畫作鹿明府必為  
宰相

通義

文王可以為文君張衡賦文君為我端起是也此狄可  
以為蠻史記匈奴傳獫狁居為北蠻是也二典可  
以為謨馬融曰屢擊鳴球戴於虞謨注虞謨舜典是也  
堯典亦可謂之唐書吳陸悅傳靖諧庸違唐書攸貳是  
也韶可以為禹樂史記禹與九韶之樂是也三王亦得  
稱帝史記夏紀帝桀是也獻俘不獨人也物皆可以為  
俘俘取也書云俘賚玉是也句不止於自乞也與人亦  
可稱句前漢廣川王越傳盡取善繒句諸宮人注句遺  
也賄不獨賂也賜皆可以為賄肅慎之命是也詠不止



脉也視物可以為詎後漢王喬傳詔尚方詎視是也餉  
不止飲食也贈皆可以為餉魏文記注以詩賦餉孫雄  
徐孝穆有答餉鏡詩是也城邑亦可謂之幣趙世家馮  
亭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是也稱譽亦可謂之薦伯夷  
傳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是也孔平仲雜說

### 明府

今人稱縣令為明府始於唐人漢人則謂之明廷見范  
曄書張儉傳明府以稱太守如老叟稱劉寵劉翊稱种  
拂高獲稱鮑昱皆然又龔遂傳王生曰明府且止願有  
所白張湛傳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王郡  
守所居曰府明府者尊高之稱前書韓延壽為東郡太  
守門卒謂之明府亦其義也漢紀鍾皓曰明府必欲得  
其人陳寔是也見賓退錄  
杜密謂太守王昱曰志意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  
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

### 旌節

周官全羽為旌析羽為旌道路用旌節即此旌也顧愷  
之畫蘇武所執之旌上圓下幢下復數層紅羽駢駢然  
如夜合花此析羽也今鹵簿中節頗類此其首亦圓相  
去尺餘有數重圓板以氂毛尾綴之亦析羽遺法然蘇



武漢節則旌節之制至於龍節虎節玉節則今虎符之類但可舍符不必盡為旌耳顧畫節首一物若書卷豈亦符乎漢銅符以銅為之竹符以竹五寸鐫刻篆書其上

孝經曰制節謹度符謂之節尺謂之度節取其有限度取其不差節有三虎節人節龍節度有五寸尺丈尋引也易序卦云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此節字指符節也蓋非節不相信非信不相孚也唐官名節度使義取

此用脩云

周禮小行人燧天下之侯節山國用虎節土國人節澤國龍節以金為之道路旌節門關符節都鄙管節以竹為之

### 銀兔符

唐初為銀兔符以兔為瑞也及為銅魚符以鯉為瑞也武后以玄武為姓瑞乃以銅為龜符

朝野僉載

### 印綬

孔氏雜說漢時印綬非若今之金紫銀緋長使服之也蓋居是官則佩是印綬罷則解之故三公上印綬也後漢張奐云吾前後十要銀艾銀印艾即綠綬十要者一官一佩之耳印不甚大淮南王曰方寸之印丈二



之組是也晉時婦人亦有印綬虞譚母賜金章紫綬是也○隋書禮儀志二品以上金章紫綬三品銀章紫綬四品得印者銀印青綬五品六品得印者銅印墨綬七品八品九品得印者銅印黃綬董巴輿服志曰乘輿黃赤綬五采黃赤縹緋淳黃圭長二丈九尺五百首諸侯王赤綬四采赤黃縹緋淳赤圭長二丈八尺三百首諸國貴人相國綠綬三采綠紫緋淳綠圭長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公侯將軍紫綬二采紫白淳紫圭長丈七尺百八十首九卿中二千石一云青縹綬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淳青圭長丈七尺百二十首自青綬以上緋皆長三尺二寸與綬同采而首半之緋者古佩褳也佩褳相迎受故曰緋紫綬以上緋綬之間得施玉環玦千石六百石墨綬三采青赤緋淳青圭長丈六尺八十首四百三百二百石皆黃綬一采淳黃圭長丈五尺六十首自黑綬以下緋綬長三尺與綬同采而首半之百石青純綬一采宛轉縹織圭長丈二尺凡先合單紡爲一絲四絲爲一扶五扶爲一首五首成一文文采淳爲一圭首多者絲細少者絲粗皆廣尺六寸通典中丞銅印墨綬

### 封疆

封壇者封土爲臺以表識壇境也畫界者於二封之間



又為壇埒以畫界分域也○闔市墻也闔市門也○肆取以陳貨鬻之物也店取以置貨鬻之物也馬竊古今注

郡縣

今人稱府為郡縣為邑是府大於縣也周書作雒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左傳哀二年簡子誓曰鄭為不道弃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得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則古者縣大於郡矣史記正義曰秦始皇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此以郡監縣之始

以鑽孝公今官有不振職者許郡將部使臣兩易其任謂之對移漢薛宣為左馮翊以潁陽令薛恭本縣孝廉未嘗知治民而粟邑令尹賞久用事宣即奏賞換縣編

都都統

辛丑歲大駕在蜀以巨寇未殄命中書令王鐸仗節鎮滑臺且統關東諸將收復京國時有論曰京西北言統者三四人慮不稟鐸之節制宜正其號曰都都統鐸兩朝丞相三陟台司名位顯著武將莫不望風願受其畫曷須都都方可統制自秦漢已降將相統戎蓋多無有都都統之號所引故事則曰先帝時俳優各恃恩寵願



為都知者咸允其請一日大合樂樂工誼譁上召都知  
止之三十人竝進上曰止召都知何為畢至梨園使奏  
曰三十人皆都知職列既等不能相下上乃命李可及  
為都都知此則故事也然中令急於殄寇不以是為辱  
曷不曰都軍西南行營都統制帥之號莫過於斯

錄談

### 宦官監軍

景祐末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死議者以宦官監軍主帥  
不得專致平失利或請罷諸帥監軍仁宗以問宰臣呂  
文靖公公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為之仁宗委公擇之  
對曰臣待罪宰相不當與中貴私交何由知其賢否願  
路都知押班保舉有不稱者與同罪仁宗從之朔日都  
知叩頭乞罷監軍士夫嘉公有謀夫不動聲色坐罷監  
軍哲人舉事固自不允陳竇之禍皆由謀之不足也是  
以君子立朝貴有智

鷄林

### 小黄門

劉承規在太祖朝為小黄門每令與諸黃門數真珠內  
夫人潛於窻覘之未嘗竊一顆餘皆竊置於衣帶中太  
宗即位有一宮人逾垣而出捕獲太宗遲疑似不欲殺  
承規承意奏曰官家若放却宮人總走臣乞監去處置  
須是活取心肝進呈太宗甚然之六宮皆拜而泣承規



再三不可於是就太宗前領去送一尼寺中潛遠嫁之  
却取猪心肝一具猶熱以合子貯進六宮皆圍合子而  
哭良久令承規將去仍傳宣賜壓驚銀五錠由是宮掖  
之間肅然畏法

白者

闍兒今謂之淨身人猶唐之所謂白者懿宗時諸道進  
私白者則今之私自淨身人也餘冬序錄

宦官妻

宣德中賜璫陳蕪兩夫人天順初賜故璫吳誠妻兩京  
第宅在田見水東日記諸書按高力士傳河南男子曰

玄晤吏京師女國姝力士娶之玄晤擢自刀筆吏至少

卿李輔國傳帝為娶元擢女為妻擢以故為梁州刺史

朱子語類梁師成妻死蘇叔黨范温皆哀經臨哭由是

觀之椽人有妻古今所有也

編稗

王逵之起兵也欲其得衆苟能應募皆置司空太保以

誘之自是武陵村落廛市稱司空太保者無算後周行

逢代其位因故天策學士徐仲雅有清才召為節度判

官問曰自吾遷鎮西土控雄盛之地四境懼之乎仲雅

對曰公管內滿天太保滿地司空何不懼之行逢不悅

三楚新錄



親史

朱子奢蘇州人太宗時為弘文館學士帝嘗詔起居記  
錄臧否朕欲見之子奢曰陛下舉無過事雖見無嫌然  
以此開後世史官之禍可懼也帝深納之見唐書儒學

傳中吳紀聞

奏對

孝宗留心經術無所不涉奏對官被顧問者多致失措  
有王過者蜀人上殿孝宗驟問曰李融字若川謂何過  
即對曰天地之氣融而為川結而為山李融之字若川  
如允結之字次山也上大喜遂詔改官密院編修行營

麥價

神廟時一監司登對上問麥價不知對曰臣於職事非  
不盡心偶不知麥價他日擇按察上問曰向時不知麥  
價者為誰宰執請其故上曰朕欲知四方利病須忠信  
人如麥價撰一箇有甚不得昇氏客語

后監國

南唐烈祖殂中書侍郎孫晟草遺詔以宋后監國翰林  
學士李夷艸曰此非先旨必奸人所為大行嘗云婦人  
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作禍階且嗣君明德聞於天下  
汝曹何遽為亡國之計若遂宣行吾對百僚裂之必矣



遂寢

江南別錄

筆諫

柳公權心正筆正之對穆宗知其以筆諫柳公綽世大醫箴曰氣行無間隙不在大憲宗曰卿愛朕深者蓋以醫諫也

楊用修曰史魚以尸諫衛靈公虞世南夢讜言於唐太宗忠臣之奇節史冊之異聞也

封還

邵博聞見錄唐制惟給事中得封還制書康定間富弼知制誥封還詞頭中書舍人繳詞頭自公始又王鞏聞

和靖對語

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一夫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之辭也獨夫受洪惟作威高示又問曰君視臣如土芥臣便可視君如寇讎曰此非孟子之言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高宗大喜嗚呼儒者對君之言從容中道如此所養可知已近世名公以道學自負一趨宣召對君自稱學生可笑也

溫公更新法

大凡應大變處大事須是靜定凝重如周公之赤舄几几是也漢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因不轉盼識金日磾



亦是窺見他靜定凝重處故逆知其可以託孤寄命韓魏公之疑立亦此類也歐陽公所謂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形容得最好然魏公亦只是天資至於司馬公則加以學力尤不可及如更新法傳欽之蘇子瞻勸其防後患公起立拱手言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此乃有大力量者方能為此言張宣公云使某當時應答不過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說已自好安能如公之言更不論一己利害想其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此說近於終餘理者矣

鶴林玉露

見錄富弼知制誥封還遂國夫人詞頭朝論謂無近比然多是弼嘗攷續通典中所載長慶元年中書舍人白居易繳還獨孤朗溫造李肇王鑑四人除刺史詞頭云臣未敢誤進則唐中書舍人已封還詞頭故事非始於鄭公也

吳曾漫錄仁宗朝胡宿武平知制誥封還楊懷敏詞頭上問宰相故事文彥博對曰唐給事中袁高不草盧杞制然則唐典故給事中亦草制耶又韓渥金鑿密記云崔貽範於鳳翔圍城中挾李茂貞起復作相渥當草制沉疏論其不可夜半中人以詞頭投渥曰學士毋以性



命為戲渥不答局戶而寢明日無麻制宣讀茂貞曰陛下命相學士不肯草制與反何異昭宗曰卿薦貽範朕不拒渥不草制朕亦不拒其如道理分明何至范蜀公東齋記事真宗欲立章獻為后楊文公不草制章獻既立文公不自安乃託母疾而行留請假榜子與孔目官而去學士不肯草制自唐韓渥始也

訖了

治平元年孫覺與曾南豐言曰聞臺官以數言事不用相約共爭僕王事不聽則決去蓋是時知雜御史呂誨呂大防范純仁等與諫官司馬光數論孫固庸回王廣

淵奸邪其言愈切而用之愈堅事類此者甚眾凡臺官諫官言入進呈訖寢之時人謂之訖了臺吏每白御史某事又訖了也蓋執政方持權欲一切以沮言者而言者以不能塞職為慙故相約如此後數日果聞臺官論僕王事甚急疏已七八上不聽皆納敕求罷去臺官不留一八京師為之語曰絕市無臺官然人主猶采物論後來者其言愈厲南豐雜記

先白大夫

御史大夫李承嘉嘗讓諸御史曰近御史言事不咨大夫禮乎蕭至忠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



牙什爾錄 卷之三十一  
有事主得自彈事若先白大夫而言則彈大夫當白誰也

御史臺故事三院御史言事必先白中丞自劉子儀為中丞始榜臺中今後御史有言不須先白中丞至今如此錄

### 謫官

舊制朝臣監司因事謫官多為監當雖在貶所猶以前任舉官言者以為無以示貶折之意天禧元年五月壬戌始制因罪監當不得舉官充知縣朝臣不得舉本州職官前朝貶謫雖重叙用亦驟未聞其黜免而置之閑地也王安石一時私意貽害無窮罪不勝誅國猶為其所誤而况士大夫乎

羅華曰舜投四凶於四裔羽山乃今海州崇山乃今澧州幽州則今遼東幽州而三危乃今渭水之源由今視之皆為近地齊之伐山戎此特北平之地而當時已譏其遠伐韓愈之貶潮陽可謂遠陋蕭育之守張掖固已窮僻而今更為內地放臣遷客遂至編隸朱臣沙門島上猶以為未豈堯舜之心哉

宋王定國記沙門島配囚舊有定額過額則取一人投海中馬默知登州建言非朝廷好生本意今後溢額乞



瑯琊仁壽錄 卷之二十五  
選年深不作過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遂著為例今宋  
史載之默傳矣李昌齡樂善錄云南海郡嘗有太守見  
配崖州人例止三百過其數則投先到者於海中乃奏  
乞量移先到者入內地以彰朝廷寬仁之德詔可其奏  
王記馬初無嗣以此陰德夢天使稱上帝命賜以男女  
南海李不能舉其名亭出傳聞恐直是處厚事耳司馬  
詩話僧惠崇荅潘閬曰秀才當憂獄事秀才夢惠崇拜  
得無詣沙門島耶沙門島配囚唐時已然過額投海中  
或是唐以來制而宋因之耶豈宋更嚴於唐耶

好惡不常

元符中錢適為侍御史方入對急論曾布會子死竟命  
轡而去朝廷知之布敗除適中丞詰詞有云方蹇蹇以  
匪躬子呱呱而弗恤未幾轉工部尚書言路數其燥進  
坐罷其責詞乃云匿哀請對褻瀆軒墀夫適於其子之  
死也始謂其忠終謂其忍其與彌子瑕獻餒桃乘路馬  
先後榮辱顧不似歟樂天行路難云君心好惡苦不常  
好生毛髮惡生瘡是故事君者之必謹也

夢蕉詩話

詔杖

秘書監姜皎得罪張嘉貞附會權幸請加詔杖俄而皎  
死後廣州都督裴佖先下獄帝問法當何如嘉貞復援



皎例時張說進曰臣聞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向者姜皎官三品有微功若其有犯應死即殺應流即流不宜庭辱以卒伍待况律有八議勲貴在焉皎事既不可追由先豈容復濫上然其言嘉貞退謂說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者時來即為豈能長據若貴臣盡當可杖但恐吾等行當及之此言非為由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嘉貞有慙色由此觀之陛下鞭扑至宋始弛耳所以養成士習正直滿朝大都士不彈削職亦不避遠竄但惡辱體受刑死於杖下當國往往藉是以箝諫官之口頓忘國體恐亦自不免也

開元初宋璟為御史大夫坐監朝堂杖人輕出為睦州

刺史嚴州志

飲章

蔡邕傳一入軍獄當為楚毒所迫促以飲章辭情何緣復聞飲猶隱隱却告人姓名無可對問今之匿名文書也章懷太子注俗本不解飲字或改為報或改為疑並非也

山陽張儉為中常侍侯覽所怨覽為刊章下州郡以名捕儉注刊削也謂削去告人姓名飲章刊章皆奇飲章告者原無姓名刊章告者有姓名而刊去之也又梁松



傳松怨望乃縣飛書誹謗下獄死注無根而至若飛來也今之匿名書

琅邪代醉編卷之二十五終



